

# 神女



文化交流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便是文学交流。读一本这个国家的诗人或者作家的文学作品，可以深入了解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生活和内心世界。文学互译非常重要，因此一定要推动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

——作家莫言谈文化交流。



读书使人安定。拿手机阅读和拿一本书看，同样的一小时，阅读的状态和阅读的时光是不同的。读书会影响人的心性，有长期阅读习惯的人就是不一样。读书可以带给你片刻时光的静好，也会成为基因，会传给下一代。

——作家梁晓声谈阅读。



一个民族的文学发展史就是他的精神文明孕育史，文学是所有艺术形式发展的母体，必须提供正能量，不能以低俗的不负责任的作品迎合低级趣味。

——作家徐贵群认为。



在大众传播发达进步的今天，文学家们用什么样的姿态面对历史，也就意味着把什么样的历史交付给受众，交付给未来。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谈文学守“史”有责。

## 古典音乐东方诠释

“欧洲其实现在是在吃老本，已经撑不起那么多古典乐团了，十几年的时间他们都是勒紧裤带求生存。”吕绍嘉在谈到欧洲古典乐市场时直白地表示，“古典音乐是从西方来的，但它是属于全人类的，其实到现在已经不



## 吕绍嘉

# 「迎接我们的古典乐时代」

张悦 应妮

是欧洲乐团演奏什么曲目都比其他地区的要好。我们以前总喜欢说‘正统的维也纳风’、‘正统的俄罗斯风’、‘正统的法国风’，而现在，我觉得应当允许各地技术足够好的乐团做它独属于自己风格的诠释，比如说东方的诠释——禅意、静思、内省的表达方式，即使是最熟悉的贝多芬交响曲也有很独到的味道。所以，现在应该是我们怀着自信演奏给欧洲人听的时候了。”

事实上，吕绍嘉带着台湾爱乐乐团到欧洲巡演收获了非常好的评价，曲目选择也非常多元，除了西方人非常熟悉的贝多芬、莫扎特、西贝柳斯，也有台湾本土作曲家的作品。如今台湾的交响乐水准很高，不只在技巧层面，在风格树立上也是如此。“让欧洲人看到我们演他们的曲子可以一样的好，而我们又有一家之言的独特性。我想说的是，东方现在不要一味再去模仿西方，我们应该有信心迎接属于我们自己的古典乐时代。”吕绍嘉特别强调。

在执棒欧洲和澳洲乐团时，曾有当地的乐评关注吕绍嘉是否会气功。“我们的指挥手法确实与西方不同，西方的指挥更具有‘力之美’，而我们更强调‘柔之力’，从气质到哲学的层面都有很大不同。”吕绍嘉说。

(综合《中国艺术报》、中新社报道)

所期望的最原始的自然状态，可以在那里见到，比如位于青海南部的泽库县位于风口，气候十分寒冷，恶劣的天气反倒让牧民保持着高原样貌，这也是我正期望的形象。”

吴长江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去泽库往往需要两三天时间，“玉树就更远了，我去过7次，早先的时候如果坐火车去，前后需要花一周时间，包括坐上几天的汽车。”当年，吴长江和牧民挤在寒风彻骨的敞篷车里，牧民们下车时皮袍下摆从他头上扫过的感觉，让他至今难忘。正是有了这样深的体会与长期的观摩，在吴长江的画里，高原的质朴人性被刻画得栩栩如生，拥有了一种感人的力量。



2013年5月7日《拉玛加和他的伙伴》(水性颜料、纸) 187 × 112.8cm (青海泽库大雪时)

“在高原，人类许多原始美好的东西由于其独特的文化和地域、人文等因素，得以完好保留。无疑，这种原始、质朴的‘美’在‘现代人’脸上已不多见了。藏族世代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良好生存状态留给世人许多可借鉴、应思考的经验。他们感染了我。我以为我找到了艺术的一座富矿，也会一直挖下去。”吴长江说。

### 吴长江简历：

吴长江，1954年生于天津，198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名誉院长，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曾在国内外举办个人展览20余次；出版个人画集20余册；作品为中国美术馆、大英博物馆、德国路德维希博物馆、美国波特兰博物馆、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日本东京日中友好会馆博物馆、挪威国际现代版画博物馆、比利时弗朗斯·麦绥莱勒版画中心、比利时安特卫普美术馆、英国牛津大学阿什莫尔博物馆、德国海德堡选帝侯博物馆、奥地利维也纳青年美术馆等多家公共艺术机构收藏。



收视率不重要？当然重要。但唯收视率容易让影视剧为了吸引眼球而不顾其他，忽视思想内涵和美学品质，丢弃价值引领和责任担当。

——导演尤小刚谈收视率。



现在韩剧的商业化、反映题材的角度都值得我们借鉴。虽然中国的电视剧发展越来越快、越来越好，但是反映现实题材的电视剧往往不够宽阔，不够深刻，不够有生活的质感。

——编剧高满堂谈韩剧。

## 吴长江

# 「专打高原这口井」

叶晓楠

一位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的画家，30多年来进藏写生30余次，可是他仍然说，去得不够，画得也还不够，“高原这口井，永远打不够。”他就是吴长江，专攻西藏主题的著名画家，也是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狂风吹跑面具……

吴长江说，这么多年坚持画藏族题材，他早已由衷地被藏民身上的淳朴善良和坚毅敢所吸引。

为了能体现原汁原味的藏民，吴长江对自己的模特形象都有一定的要求。“我现在选择的是朴实的、野味十足的。你去了就会发现在县城的小伙子跟牧区中的人状态不一样，牧区中来的带有一种质朴的野性。”吴长江会要求模特尽可能来自牧区，且至今仍生活在牧区。因此，在吴长江的画面中，没有夸张化、表演性的民族形象，而是原汁原味，从藏民族的皮袍、长袖、大襟、长靴中，无不渗透着的雄健与质朴之美。

吴长江早已成为一个标准的藏族文化迷、文化通，什么地方要举行一个藏族文化展览，哪里又发现了藏区史料，他都会搜罗来。汉文出版的与藏区有关的档案、文献他都看过，国外出版的西藏近代画册，在印度、尼泊尔、日本、巴黎、澳大利亚时，只要他看到都会带回来。在不能进藏的日子里，他阅读了大量的关于各地藏区的图书和文史资料，为的是想让自己的画面更立体，让画面的人物更深刻地体现藏族群众内在和外表的完美结合。

### 找到艺术的富矿

一个汉族画家，何以对藏区如此一往情深？为什么要这么一趟又一趟地踏上高原呢？

吴长江说，画家倾注的感情不一样，体现到作品中也不一样，也就是说，一幅作品是对着真人画的还是对着照片画的一眼即可辨出。

“我为什么总是要去藏区，而且还总是去条件最为艰苦的牧区，就是因为我

“我愈来愈强烈地感觉到似乎在冥冥之中我与青藏高原有一个前世之约。我与藏民们的心灵是那样的近，好像我曾是他们中的一员。”3月初的北京，乍暖还寒，坐在午后温暖的阳光中，已届耳顺之年的吴长江说，“西藏我还要去，我好像把魂丢在那儿了。”

### 情系高原30载

吴长江是1978年“文革”后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的第一届学生。1980年，在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读大二的吴长江第一次去藏区写生，就被雄浑壮阔的高原所吸引，不可遏制地产生了对西藏的向往。

那年4月，吴长江和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同学一起到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写生，并途经若尔盖、红原等地，从此，在青藏高原这间幕天席地的“大画室”，他画了大量速写、素描和水彩画，根据素描写生稿创作了“青藏高原系列”版画。

早期进藏的感觉让他记忆犹新。“刚开始给我的感觉就是手忙脚乱，忙不过来，因为我看着藏民们的袍子、人物造型都非常好，就是很难抓住重点，总想在画面上都留住，按照课堂上的速写习惯，半天可能只对一个部分精雕细琢，但是我们请藏民当模特，人家最多只能为你停留半天，天一黑就要离开了。而且藏民是游牧民族，生性好动，姿势多数是一会儿一变，所以不能用过去写生的办法。要在极短的时间里，快速地把重点轮廓画出来，再及其余，这本身就是一种能力的锻炼。开始画时，也失败了很多次，失去了很多好的题材。”

而今，多年去藏区的实地写生，吴长江练就了一种特别的绘画能力，不仅画得速度快，还能画大幅作品，其中有些作品场面很大，如《辩经》所绘人物众多，气氛热烈。



吴长江在藏区写生

中国美术家协会原副主席、同样专攻西藏主题画作的李焕民说，“我佩服吴长江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能现场作画，越画越大、越画越精，以整开纸(188cm×128cm)大小的肖像画当场‘采矿’、当场‘冶炼’、当场完成。这使我想起了当年董希文先生在西藏写生时的情景，令人感动。”

的确，一般画家在海拔4000米左右不生病就满足了，顶多是拍拍照或画一些小幅速写，而吴长江却是直接操作1米到2米的画幅，一气呵成完成人物写生，需要超凡的静心和高控制力，在高原的复杂气候下，非寻常画家能做到。

### 已成藏族文化迷

高原美，但也很艰苦，要经受高原缺氧、寒冷的考验，经常遇到大雪压垮帐篷，

中国古典文化是一种内心的流淌，是从人心底流露出的亲切与关怀，是将老北京四合院、故宫、音乐、舞蹈、饮食起居等一系列中国文化符号慢慢融化，又重新凝固在一起，内化成一股力量，一种情怀。

——作曲家赵季平谈古典文化。



### 非常好声音

(张彬辑)

### 赢得最具分量大奖

吕绍嘉出生于台湾省新竹市，父亲是一名热爱古典音乐的医生。童年时他和家里的兄弟姐妹一起学习音乐，他选择了钢琴。但在进入大学之后，吕绍嘉学习的却是心理学专业，不过因为自己对音乐的热爱，大学期



吕绍嘉执棒中国爱乐乐团演奏马勒的《第九交响曲》。罗维摄

### 擅长马勒的交响曲

作为吕绍嘉与中国爱乐乐团首次合作，他与中国爱乐乐团的艺术总监

余隆两人在音乐季之前专门商定了曲目，最后选定了马勒的《第九交响曲》这部极其考验指挥和乐团的大作品，为的就是要“见真章儿”。

马勒的《第九交响曲》不但篇幅宏大，而且细节十分繁复。作品节奏多变，音乐表情记号众多，有时候甚至一小节需要进行3次力度变化。吕绍嘉以细腻精准的风格而著称，马勒的交响曲是他所擅长的领域，而繁复的《第九交响曲》更是他的“拿手好戏”。

“第一乐章开头的节奏和力度就像是马勒的心跳声，在写这部作品时的健康状况并不好。这个主题也是马勒《大地之歌》末乐章的主题，探讨生与死的过程。”吕绍嘉说，“通常在演奏‘马勒第九’时，都是在慢之前，先有渐慢，而我的处理是由快突然变慢，这是我所理解的马勒想要表达的‘突然情绪’，没有过门儿，十



台湾爱乐乐团

分奇妙。”吕绍嘉对马勒推崇有加，他认为马勒的作品就像一个万花筒，而这些作品在当时的年代却并不被理解，直到100年后的今天，才会有人这么挚爱马勒的音乐，就因为“马勒的美学完全不同，他是离俗的”。吕绍嘉坚定地表达着他的见解。